

崔爾平 選編點校

明清書論集



上海辭書出版社

崔爾平 選編點校

明清書論集



上海辭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明清書論集／崔爾平選編點校．—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5

ISBN 978-7-5326-3193-3

I. ①明… II. ①崔… III. ①漢字—書法—明清時代—文集 IV. ①J292.112.6-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156558 號

明清書論集

選編點校 崔爾平

出版統籌 劉毅強

責任編輯 柴敏

裝幀設計 林南

出版發行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辭書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陝西北路457號

郵政編碼 200040

電話 021-62472088

網址 www.cishu.com.cn www.ewen.cc

排版 上海傑申排版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界龍藝術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119

字數 1 554 000

版次 2011年5月第一版 2011年5月第一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5326-3193-3/J·205

定價 350.00元(全二冊)

上架建議：書法 藝術

ISBN 978-7-5326-3193-3



定價：350.00 元

www.cishu.com.cn

易文網：www.ewen.cc

桂馥

桂馥（一七三三—一八〇二，清雍正十一年—清嘉慶七年，一作一七三六—一八〇五），文字學家、書法家、篆刻家。字冬卉，一字未谷，號雪門，別號肅然山外史，晚稱老苔，一號瀆井。山東曲阜人。清乾隆五十五年進士，官雲南永平知縣。清史稿稱其「博涉羣書，尤潛心小學」。隸書醇古樸茂，直接漢人。與伊墨卿、陳曼生、黃小松俱以隸書名於時。清吳修昭代名人尺牘小傳云：「未谷以分隸、篆刻名，精於考證碑版。」松軒隨筆則云：「百餘年來，論天下分書，推桂未谷第一。」著有說文解字義證、繆篆分韻、晚學集等。

國朝隸品向無刻本，此爲羅振玉據桂馥墨跡移錄刊行。計品評自傅山以下三十一人，少所許可，譬詞深刻。其中傅山、金孝章、王煙客乃明朝遺老。有雪堂叢刊本。

國朝隸品

傅青主如蠶叢棧道，級幽梯峻，康衢人裹足不往。

王覺斯如壯夫挽強，徒以力矜，不必中的。

金孝章如玉水方折，自然中矩。

王煙客如古松露根，野竹抽籜。

鄭谷口如淳于髡，東方曼倩滑稽諧謔，口無莊語。

顧雲美如深閨嬌女，搔首弄姿，不願與曹大家周旋。

程穆倩如薑老愈辣，本性不變。

林吉人如茆山道士，辛苦求仙，恨無金丹換骨。

朱竹垞如傲折角巾，聊復爾爾。

顧南康如骨董主人，遇物能名，未免英雄欺人。

葛振千如江左諸賢，風流蘊藉。

陳子文如田舍翁說古事，往往附會。

傅壽髦如小歐陽作集古目錄，不失家法。

查德尹如楊玉環華清浴罷，嬌不勝衣。

鄭研農如附庸小國，與五霸爭長。

萬九沙如張平山畫，喜作漁樵閑話圖。

周月如如馬駕鹽車，不堪一顧。

朱導江如齊人聞有薄管仲者，則掩耳走避。

王虛舟如窗明几淨，爐煙縷縷。

張卯君如曾子七十聞道，覺宰我、子貢之智俱無用處。

金壽門如孔雀見人著新衣，輒顧其尾。

楊己軍如左手持螯，睥睨食肉人。

牛卓然如廉頗善飯，以示可用。

陸虔實如韓康賣藥，守價不移。

高且園如山陰訪戴，興盡而返。

鄭板橋如灌夫使酒罵座，目無卿相。

吳養堂如王導諸郎，聞求婚則矜飾容貌。

褚千峰如江西瓷器，工於倣古。

丁龍泓如和璞未剖，無以示信。

周幔亭如靖節讀書，不求甚解。

朱青雷如顧綉屏風，與畫梁輝映。

謹按：所見論之如右，若邵彌、徐昭法、劉大乙、宋比玉、譚天水、徐牆東、楊大瓢、謝林村、蔡廷彥、沈歸愚、蔡魏公諸家，未見墨跡，故爾闕如。未谷並記。

桂未谷先生隸品從墨跡彙錄，此文不載。晚學集中，亟印行以補文集之闕佚。乙卯六月上虞羅振玉書於日本東山寓寮之赫連泉館。

翁方綱

翁方綱（一七三三—一八一八，清雍正十一年—清嘉慶二十三年），書法家、金石學家。字正三，一字忠叙，號覃溪，晚號蘇齋。直隸大興人。乾隆十七年進士，官至內閣學士。清史稿稱：「方綱精研經術。」又云：「尤精金石之學，所著兩漢金石記，剖析毫芒，參以說文正義，考證至精。」善書，尤精於隸。與劉墉、梁同書、王文治齊名。湖海詩傳云：「覃溪書法，初學顏平原，繼學歐陽率更。隸法史晨、韓敕諸碑。雙鉤摹勒舊帖數十本，北方求書碑版者畢歸之。」楊守敬云：「覃溪見聞既博，一點一畫間，皆考究不爽毫釐，小楷尤精絕。但唯嫌天分稍遜，質厚有餘而超逸之妙不足。」故亦有人譏其書祇是「工匠之精細者耳」。

翁方綱著述甚富，撰有兩漢金石記、漢石經殘字考、粵東金石略、焦山鼎銘考、蘇米齋蘭亭考、復初齋文集詩集、石洲詩話等。

本篇復初齋書論集萃所錄，係編者輯自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有清道光十六年家刻本、掃葉山房石印本、清光緒三年李以烜刊本、石印本等。

復初齋書論集萃

考訂論

客曰：子謂考訂衷於義理，而所據之書，與文勢兼之，是三者固足以該考訂之學矣。惟有一事不能以此例之者，則考訂法帖耳。豈其考訂帖者，必皆以書法為主耶？曰：金石自是一類，法帖與書畫自是一類。考金石則仍

吾前所云考史之例矣；若考法帖，則專以書法爲主。何者？法帖書畫者，藝而已矣。雖言藝，亦必根於道，然未有言藝而轉舍藝以爲言者，故凡考法帖，而博極參證於經史者，此言藝之本也。其有不甘於言藝，而必假考訂經史以爲名者，此自欺之事也。嘗見陝西有修某城一碑，字極醜拙，而其事足以證史，如此之類，不以書法言可也。至若篆變隸、隸變楷以來，歷朝諸家之原委亦必講求之，以定學術之淳漓，趨向之邪正，此非衷於義理者乎？如漢、唐隸書，肥瘦骨肉之上下源流，非關於學術乎？楷、行以下，雖流別漸多，然如王羲之書，以樂毅論爲首者，正爲其小楷中具開闔起伏正變之勢。所以瘞鶴銘可與並論也。而後之不知書者，推吳廷所刻本一例圓熟者爲真，則適以開作僞者之漸，此非關於學術士風者乎？近日如王澐，知學書而所撰帖跋避論書談藝之名，而嗜援史事，矜爲考訂之學，實則所考轉多舛誤。今之學者，動輒舉碑刻之文以斷史之誤，然其中固實有史誤而碑可信者，亦有不妨兩存以備考者。如唐文宗年號「大和」，是「大小」之「大」，史皆誤爲「太和」。遼道宗年號「壽昌」，史皆誤爲「壽隆」，此則必以石刻正之。若其他歲月、職官、名氏，或有不得執一以遽斷之者。近日言碑帖者，不知藝之與道通也，嫌其涉於僅言鑒賞，似遊客之所爲，故於碑帖必先求其與史傳之合否。又往往必申石刻以抑史傳，其意未嘗不善，而其實則欲避居論書之名，爲大言以欺人而已矣。歐陽子已薄視鍾、王、虞、柳，以茗飲圖畫爲比，直恐劃界道與藝而二之，則吾不敢也。歐陽子與石守道書，以鍾、王、虞、柳之書，比於嗜茗飲、觀圖畫。其云「鍾、王、虞、柳」者，石守道來書中語，蓋以鍾、王、虞、歐並說，不欲斥言歐，而改云柳，抑何不云「虞、褚」而云「虞、柳」？柳可與虞並稱乎？此其隨手措語，又不足以較量也。然歐陽之文，世所重也，今以書法比之茗飲、圖畫，茗飲固不足道，至若圖畫，則雖藝事，而亦不得謂全不關於考訂也。漢人石刻之畫像，有可以考冠制毋追者，有可以考車制程蓋達常者，即唐、宋以後畫家之沿革出處，亦有足裨於史傳詩文者，豈得於茗飲一例輕之？經曰：「遊於藝。」又曰：「工執藝事以諫。」藝可盡卑視乎？且夫考訂之學，大則裨益於人心風俗，小則關涉於典故名物，然一言以約之曰：取資於用而已。經曰：「不作無益。」有裨於用者，則當考之；其無益者，則不必

考。知此，則考訂之大端在是矣。如其不適於用也，雖以古經師大儒所言，如鄭氏之言「六天」，盧氏注大戴之言「明堂路寢」，甚至顯著於經，如祭祀之皇屍、公屍，喪服之「父在爲母期年」此等不可行之事，考之何用？不考之，未爲寡陋也。如其適於用也，雖以後世書家畫家之跡，至如黃庭、樂毅、洛神諸本之原委先後，能詳考之，豈不有裨益乎？故考訂不論其巨細遠近，但爭其有用與無用、有益與無益而已。又如吾邑黃氏中州金石考，前有陳祖範序，此必因陳有學古能文之名，欲借其序以重此書也。及觀陳序，其文之薄弱，固不足言，即以所稱「考金石者，有資於考證經史，而非玩物喪志」其言「考證經史」是已，其言「非玩物喪志」，則即歐文所比茗飲之類也。作此考之序，正當以其所錄碑目不盡著撰人書人，則無益於考；不盡著存否闕佚，則無益於考。不此之究，而以「玩物喪志」相形言之，則是從未嘗留意此事者之言，而違問其序之工否乎！因論歐文附及之。

歐虞褚論

虞，晉楷也；歐、褚、唐楷也。然虞伯施唐人，其楷亦唐楷矣。綜論唐楷，則必以歐陽爲圭臬乎？吾故曰虞、褚二家合而爲一歐陽也。然則歐勝虞乎？非也。虞則猶是右軍以來，江左字體羊、薄之遺，智永、辨才之亞耳。歐則特立獨出，是爲唐楷之正則矣。然而舉一歐陽而唐楷之法胥準是焉，則又何必虞、褚？曰虞以渾融之，褚以潤澤之，故曰合二家而成一歐陽也。竇尚輦之賦，曰「永興超出」，曰「河南專精」。夫其所謂超出者，非必言超於歐也；所謂精者，非必言精於歐也。然吾論二家而及於歐，論歐而及於二家，則此兩言者其可謂曲中也矣。尚輦又論褚曰：「價重衣冠，名高內外，澆漓後學，而得無罪。」此四言者，吾初以爲尚輦之過言也，然而言之過者，其言必有所因。董廣川之論褚也曰：「西京銅甬書。」近日王若林之論褚也，亦曰「漢韓敕禮器碑。」夫褚書既銅甬、禮器之似矣，是淳古之極也。淳古之極，而目以澆漓，尚輦雖失言，不至斯之甚也。嗟乎！其所以爲淳古者，斯其所以澆漓者也。夫天地之運，由質而文。文明既啓之後，復反於渾樸則有之矣，所謂斫雕爲樸，反本還淳者是也。然此特言其概耳，若鼎烹綺綉之極，而歸於布帛菽粟，正也；歸於茹毛飲血，衣木葉之衣，則非正也。今使

爲正書者，復爲安陽刀幣、齊莒化布之文，可乎？故褚之似銅甬者，褚之老境耳，非可以概唐楷也。必以是爲學焉，則轉致後人之弱毫競奇者，非所謂澆漓後學乎？然此論古今書道之運會則可，而專以繩褚則不可，故曰尚輦之過言也。若褚之孟法師碑，上追分隸矣，而其分際恰到歐陽之體而止，故曰潤澤之也。若虞之廟堂碑，即見真本者亦以爲峭直似歐，故曰渾融之也。然虞、褚之廟堂、孟法師者，世皆不見其真，而世徒見雁塔聖教之神力孤行，伊闕三龕之古質獨造，以此爲師古，必致陳義過高。力追夫邃古無上之品，則與寶氏之譏褚者適相合也。而虞之廟堂真本，及千文後七十餘字者，又不可得見，是以吾必懸化度、醴泉以爲有唐正楷之極則焉爾。

歐虞褚論

虞可以兼歐、褚也，歐可以兼虞、褚也，褚亦可以兼歐、虞也。竇尚輦曰：「唐世蓋絕無右軍正書。」吁其邈哉！求右軍正書，於唐或虞、歐、褚三家時有之乎？然吾求之虞，則廟堂雖見，而猶未見也；求之褚，則孟法師雖見，而猶未見也；求諸歐，其惟化度乎？抑人亦有言曰：「嗣蘭亭者醴泉也。」吾則豈敢於醴泉求右軍，竄於醴泉求虞、褚可乎！然其近虞者，終非虞；近褚者，終非褚也。往者王良常學醴泉，既而語人曰：「吾學褚是耶？非耶？吾竟不敢以醴泉定虞與褚也。上下古今，規矩方圓之至，仍於醴泉求合化度而已。」書此以正吾昔品醴泉前近虞、後近褚之語猶未到耳。即以「口」字結構言之，醴泉「蹈」、「靈」、「歐」之類，「口」皆削窄，而化度「疏」字渾忘削勢，「靈」內亦然，則化度超然更上，何疑乎？

歐顏柳論

近時吳郡有蔣仙根者，余嘗見其摹刻醴泉銘，雖不能造微，然頗工穩；既而又見所刻它書，乃不稱遠甚。跋之者謂其精於歐、顏，又用敬客磚塔銘也。余因記明之俞允文，近日之王澐，皆稱精於歐、顏，嗟乎！斯蓋其所以不能造微者也。夫唐人之書，說者以魯公爲至，然有當區別觀者。蓋顏書上通右軍，下開蘇、米矣；其於唐人則上通虞、褚，旁通徐、柳，而獨不可通於歐。歐書亦上通右軍，下開蘇、米；其於唐人也旁通虞、褚、薛諸家，而獨不可通於顏。且夫右軍之脈一也，其在唐賢，虞所得者正脈也；歐所得亦正脈也；顏所得亦正脈也。通徹前後言之，則顏得於褚，褚得於虞也；歐則與虞並得於右軍，尚不若褚之爲虞所掩也，況於顏乎？然至於褚，而其脈猶近，至顏則遠矣。此亦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之義也。世之並稱歐與顏、柳者，蓋見夫皇甫誕碑之峻峭，醴泉銘之方整，遂以顏、柳之筋骨合之耳。此所謂以目皮相也。唐人之書直接右軍者二碑：曰廟堂，曰化度耳。廟堂之法，則有孔穎達碑嗣之，化度蓋無能嗣者，雖歐自書，亦不能更有化度，則不得已而以醴泉當之。醴泉誠足嗣右軍，顧其前半，含蓄淳古，殆將與化度同功；至其後半，則演迤而下，漸以朗暢出之。此則近日王澐之所驚爲極至，而外人所以與多寶塔並論者也。其病蓋在不知歐、虞合一之理，是以爲虞書者失之疏薄，而爲歐書者純取方板，一家之神理失，而上下之源流全紊。是以褚雖沿虞之法，且亦洩歐之巧。而房玄齡碑、雁塔聖教序記尚不能與醴泉並論，況於敬客之磚塔銘乎？顏則惟一廣平碑側純乎褚法，此在顏爲最高之境。夫其似褚者已爲最高，而論者乃謂顏書一洗虞、褚之習，然乎？然而顏本出於篆籀，柳亦源於古隸，其發端之始，未嘗不同，而及其成家，則畦畛迥判。若以唐人論，則虞爲集大成，而褚、顏、柳皆可以詣其極。歐則特立超出無上，而同異之際，未可輕論。然則右軍

之嫡嗣當別歐與顏爲二派，猶之禪家有南北宗也。虞雖統系之，然而虞與歐兄弟也，虞與顏則祖孫也。褚於歐則兄弟之子，猶子也；顏、柳於歐，則親盡而不屬矣。世又有以歐、柳並稱者，故不可以不論。

化度勝醴泉論一

近日金壇王氏若林，專習歐書，而其論以前人化度勝醴泉之說爲非，何歟？夫化度在醴泉上，昔人之論皆同，然猶曰不必泥古說也。且不聞若林之論篆書乎？曰一要圓，二要瘦，三要參差。又自釋之曰：「圓乃勁，瘦乃腴，參差乃整齊。」即此三語，而化度、醴泉之差數了然矣。或曰彼自論篆，非論楷也，非論歐楷也。吾應之曰，劉有定注衍極曰：「蘭亭，篆法也，」而化度則純乎蘭亭也，醴泉亦純乎蘭亭也，皆篆法也。故二碑者歐書之極也，唐人書之極也，自古以來正書之極也。或曰皆極矣，子曷爲必辨之？曰夷、尹、惠皆聖也，而孔子智巧兼備；五嶽皆鎮也，而泰岱爲伯；鍾、張、義、獻皆書家也，而右軍古今爲法，安得而弗辨之？且夫道逸之勝朗暢，不辨可知也。故拙者勝巧，斂者勝舒，樸者勝華。西漢之文近質，故勝東漢，馬史之史用疏，故勝班史。畫家亦曰逸品在神品之上，故太璞不完，勝於雕琢也；太羹不和，勝於淳熬也；五弦之琴，清廟之瑟，勝於八音之繁會也。天地發生之氣積於春，而萬寶成於西；春風沂水之撰在乎目前，而禮樂兵農俟異日，此其本末先後之間，昭昭明矣。書，小技也，而精其義可以入神。宋、元、明以來品書者未必皆知道也，而其論皆以化度勝醴泉；今之能書而知問學者若林也，而其論反是。是奚以牖後進之士，而衷於一是乎？故因臨是碑而反復論之如此。

化度勝醴泉論二

余去年得化度真本，吳門陸謹庭孝廉見而歎爲希有，因說其少時於吳下見賈人持一本，字更少於余本，後有王虛舟跋，墨色古香，至今在目也。及今春，謹庭復北來，云去年冬於其友人齋中見一本，有陸子淵、胡孝思二跋者，尚不及余所得本及賈人本，然亦真本也。余按其言，即弇州所得第二本。則知虛舟所見之本不盡是翻本明矣。然則虛舟不以化度勝醴泉之說爲是者，蓋其病先中在「長庚芒角」一語。夫歐書之蘊藉者，蓋莫如此二碑矣。即醴泉且不當以芒角賞之，況化度耶？此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也。且此二碑皆出自蘭亭，而蘭亭根於篆筆，此其不當以芒角見長，尤爲可信。然則虛舟直未解歐書者耶！虛舟論褚書出禮器碑，其論隸最不直鄭汝器，可謂於書道有獨得者，豈他書皆有所得，獨於歐書，祇倣其皮膚耶？凡今之士，宜務含蓄以養氣質而已，不止書法一藝也。若虛舟此跋入於人心，將使學更者墮入異趣，所關匪細，故不得不再三辨之。

宋人楷書論

吾不甚服歐陽薄鍾、王書，以爲等諸茗畫藝事也。然歐陽謂書必有法，因以薄鍾、王書，猶之韓詠周鼓而薄羲之書耳。韓詠周鼓而薄姿媚，歐言書法而薄鍾、王，其言則過也，其意則吾蓋取之。夫歐陽所云書必有法，未明言何等法也，書法之法，即衛恒所謂書勢耳。歐陽乃高陳六書之義，是書旨也。若作書而度其勢，則米老云：「大字欲似小字，小字欲似大字；小則宜寬綽有餘，大則宜結密無間。」此四言盡之矣。山谷「於大取鶴銘，小取樂毅」，此二言盡之矣。抑唐文有云「勢似欹而反正者」，一言盡之矣。未欹未有不衷於正者也，後世習姿媚而弊生者，知

歛不知正也。唐至歐、顏純乎楷矣，宋之蔡、蘇、黃、米亦能純楷乎？吾見蔡以虞法爲行，以顏法爲楷，又見山樵鶴銘之旁，米作古楷，而陸務觀作宋楷，以米古楷程諸山樵書，則古今判矣，陸楷則不必然也，宋楷故也。君子好學以勿欺爲本，宋楷則何必高陳古義哉？高陳古文則蔑古之漸生焉。後之爲米楷董楷者，漸皆不講結構，而自謂逼古，其弊將不知所止。君所見宋楷，若眉山任氏墓誌，若廬山山谷二尺以外大書，則真古義矣，不則守宋人格轍何傷乎？張溫夫以書名於南渡，而或稱其楷曰行書，故不得不詳論之。

趙子昂論

出處大節人之本也，藝文其末也。趙子昂之仕元，人皆譏之，而其書人皆習之，說者以爲此自二義，不相妨也，吾則欲合而論之者。君子之論人也，擇其要者，權其重輕，則可以尚論古人耳。夫以出處之節，與藝文之末，擇而權之，孰重孰輕乎？則必曰出處爲重、爲要矣。然而吾欲合觀者，何也？以出處言，則宋之王孫也，不當出仕，夫人而知之矣。即以其詩集言之，身在京師，每懷退隱，其本志也，而究不能掩其出山之行跡。以其學言之，既承敖繼公禮經之學，又知疑尚書古文，而究不能掩其畫箕子以自解飾，則其藝文更安足論？然而世皆奉趙書爲模楷，則非一日矣，即以董思白目短吳興，而世或以文人相輕，不能遽伸董而抑趙。而究竟品趙子昂者，取其書以薄其人耶？吾則謂子昂出處之大者，人既皆知之，又莫能以此全蔽之，則何若以人所最取重之書法論之。而其書之側媚取妍，實非書之正格。吾每見趙書之側鋒者，笑曰「奸佞體」也。俾後來學者專趨圓熟流便，以悅人目，而漸失古法，此所爲害於學術人心者大矣。此較之但執出處以概其生平者，孰爲切中哉？吾則又有說焉，子昂大楷多側媚，而小楷尚有存黃庭之遺意者，行書則實有淵深渾厚可入晉人室者。專取其書法之深厚以概其餘，則子昂之真品出矣。上

而米書、下而董書皆極神秀，皆有習氣。以子昂之深厚例之，則可以仰窺晉法，其有功於學者，視米、董爲更優。而無知世人轉不知此義，乃於其有關學問之深者忽焉不察，而斷斷焉徒議其出處，正是好立虛名而不求實得者，是論古者之蔽耳，於子昂何有哉！

明人小楷論

有明一代，小楷宋仲溫第一，仲溫小楷七姬帖第一。吾題七姬帖云：「東吳生楷有明冠，兒視枝山孫孟津。」蓋祝京兆嘗以天授推仲溫也。承元人之雋逸，變宋人之雄奇，而漸可以問津羊、薄矣。至其後，以全力規仲溫者，乃得一孫雪居耳。然而枝山之學晉法，得一王履吉，復得一黃淳甫，竟若據有明一代楷法之勝者，亦猶徐迪功之談藝云爾。明人書派結穴於董文敏，文敏不多作楷，而楷則淳古，殆欲突過前人。然若以結構尺度繩之，則壽承公瑕在前，子柔在後，豈多讓哉！故吾究不欲因枝山之學晉，而竟薄衡山之學唐也。善乎豐道生之論楷也，獨推石熙明刻歐陽千文，其有合於華陽隱居之跡，其即鶴銘之縮本矣。夫論明人之書者，固勝於論其詩，然於五言詩，竟專舉徐、高以上下千古，豈得已乎？

跋董文敏書

董書有虞、有褚、有顏、有李北海、有蘇、有米、有黃，獨其心不肯服趙耳。然就此諸家中，似北海者，其精能也；似顏者，其本質也；似虞者，則其最高之境也。然每到似虞處，吾亦有智勇俱困之歎矣。此事天人之界，固一毫不能假借耳。

二十年前，見胡雨方侍御所藏董臨蔡明遠帖，雖顏法而頗得虞意，嘗借臨旬日還之。此外則惟今日見墨卿所購此冊矣，惜不得以彼卷對看也。然臨蔡明遠帖卷，皆行草，而此內乃有正楷，豈竟欲更在彼卷上耶？吾齋有文敏大楷，以顏法人瘞鶴銘，則直欲上該魏、晉、六朝矣，又豈止學虞法而已！

歐陽子與徂徠論書，既言書不可無法，而又薄鍾、王以下爲君子所不務，此蓋以魏、晉、唐賢皆不足言書也。岳修翁以米老之身關係六書存亡，此蓋以書至米而後足言書也。嘻！二賢之言皆過也。乃若董文敏書，則當於何論是程也乎？若以歐答徂徠之說概之乎，吾則何敢？若以岳贊米老之言概之乎，吾亦不敢也！

董公一生得力在「轉束」二字，知此者鮮矣。

人皆知有明一代書家結穴於董文敏，然明人書開始者當誰屬耶？吾必推南宮生矣。如此則由董書直溯魏、晉、六朝矣。慎勿日饜董書而祇求之米海岳、吳雲壑諸老以還耳。今日對此董書跡，方發此言。

跋董文敏論書帖

董華亭以禪理論書，直透無上妙諦，固是前人所未能到矣。然書非小藝也，性情學問鑒古宜今，豈一二說所能盡乎？自米老已專務行書，其於古人分際第拈取大意，自謂得之矣。若虞、歐以上，由蕭、羊以問山陰，自必從正書始，褚公西堂寫右軍書目首以樂毅、黃庭冠之，未有捨楷不問而專力行草者，未有不善臨摹而輕語飛行絕跡者。若謂臨古不求肖似，則貞觀時馮承素輩敢以己意別書楔帖乎？今之取真者，惟賴沙門懷仁集字在也，而於「羣」脚之雙杈，「崇山」之旁點，尚可辨驗也。宋、元以後書家，漸皆不知講考證之學，雖以趙集賢之臨蘭亭，而「崇山」旁點、「帶」頂四直之所以然，皆邈不可問。至董文敏、邢子願直目吳江村所藏樂毅爲梁本，則不求實學，而專事虛